

“消解”与“显影”：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解析^{*}

郑 忆 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指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断裂”,解构文本,否定一元论主张多元论,否定历史必然性肯定偶然性,消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但它又在区分“中心主义”与“中心”、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历史主义观点透视晚期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中,提供了认识社会发展动力的新视角并肯定了这一理论。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消解

在这个提倡学术研究包容多样的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显学。然而,一个明显而又为人忽略的现象,却是林林总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中,几乎难觅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踪影。于是,一个在唯物史观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元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似乎消遁了。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空缺”的原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流派都将这一问题视为唯物史观的“老问题”^①而弃之不顾不无关系。

一 社会发展动力论:消失之因及能否消失

社会发展动力论何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处沦为历史观的“弃子”?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差异所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间相异的思考视域(微观的个体生存及精神发展与宏观的人类社会生存基础)、相异的方法基点(多元主义与理性主义)、相异的理论特质(注重学理阐释与注重付诸实践)、相异的理论路径(从“经济学到哲学文化”与从“哲学到经济学”)以及相异的本体维度(以主体价值或客体关系为基点的主客分离与以实践为中介的主客统一)。

与之相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这一理论的贬多褒少^②。这种评价集中到一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由于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基本矛盾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③而属于历史决定论范畴,因而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论标签或口号,它不仅不足以阐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发展原因,反而易使人坠入教条主义陷阱。在当代,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应当更多地转向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化学,而不应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或历史哲学等领域。这样,当马克思从社会是“现实的个人”的实践集合体出发,从社会大厦之基寻求建构之石,探寻其形态演变的推力,并最终归结为物质生产方式,从而开启了千年“历史之谜”的锈锁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却随着20世纪世界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X004)的阶段成果。

^①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理论创立、成熟、乃至晚年的各个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有过论述,其从一般与特殊、层次与结构、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等多个维度的阐释,更体现出该理论的系统性与视域的宏阔感。

^②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有过比较肯定的评价,其余各派包括以捍卫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科学派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都是或否定,或缄默。

^③ 尽管也有历史合力论、交互作用论,但都是在肯定前者的决定性、根源性基础上讨论的,因此仍然囿于决定与非决定的“二元”分裂和对立中。